

副刊

爱的感觉,总是在一开始觉得很甜蜜,总觉得多一个人陪、多一个人帮你分担,你终于不再孤单了,至少有一个人想着你、恋着你,不论做什么事情,只要能一起,就是好的,但是慢慢的,随着彼此的认识愈深,你开始发现了对方的缺点,于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发生,你开始烦、累,甚至想要逃避,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,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,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? ——摘自《爱一个人不要超过八分》

体操明星

□ 樊心才

我家养了条吉娃娃,由于它喜欢眯着眼睛看人,就像美人媚笑一样,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“笑笑”。人如果不和外界沟通,可能心情会变闷,狗也一样,除了每天带它去遛弯,最近我还参加了一个爱狗俱乐部,和好友们一起探讨养狗的技巧和故事。而笑笑也有了众多的小伙伴,笑笑是个“狗来疯”,狗越多,它越“得瑟”,又是打滚,又是蹦跶。

爱狗俱乐部当中,有两个好友养的也是吉娃娃,让我感到脸红的是,人家的吉娃娃能做各种高难度动作,像什么躯体打滚360度、后腿撑加前腿摆臂、原地翻滚10圈,而我家的笑笑除了饭量大以外,再没有拿得出手的绝活。

人比人得死,狗比狗得疯呀,如果不让笑笑“出狗投地”,我这个主人也脸上无光。于是到家后,我训练笑笑做各种高难度动作,除了躯体打滚360度、后腿撑加前腿摆臂、原地翻滚10圈这几个常规动作,我给笑笑设计了一个自选动作“狗急跳凳”,就是把三个高度不等的凳子放在一起,让笑笑后腿着地而前腿翘起,然后快速蹦完三个凳子,此动作难度系数极高,练习了近百次后,笑笑动作完成质量越来越高,为了让笑笑在其他狗狗面前扬名立万,我给这个动作起了个名字“笑笑跳”,世界上所有的吉娃娃只有笑笑能完成这个动作!

当笑笑在“狗友”面前出色完成“笑笑跳”后,其他狗都惊呆了,连其主人也都看得一愣一愣的。我非常得意:“怎么样?你们那几个常规动作算什么呀?如果有狗狗奥运会,我家笑笑绝对能拿金牌。”

好友们虽然一脸羡慕,但却不服输:“虽然笑笑跳难度系数高,可难度高发挥不稳定,我家狗狗的自选动作很少失误,其实,我家狗狗也能完成笑笑跳,只是我不让它学。”

这是典型的酸葡萄理论,做不到就说人家的不好。我质问道:“那为什么你不让你家狗狗学呀?”

“我家狗狗……怀孕了,不适合做剧烈运动。”



侃爷老蒋

□ 李寅初



出小区向左拐,沿着马路走两百米,就到菜场了。菜场规模不大,但每天熙熙攘攘的也很热闹。进了菜场大门,向左一瞥,就能看见老蒋。他在大门的内墙下用平板车支了个架子,上面堆着一摞摞的杂志旧书。我常去菜场旁边的一家面馆吃面,路过老蒋的摊子多了,就会不时过去看看,挑上几本,一来二去,就这么慢慢熟了。

独活

□ 许冬林

独活这味中药,早就喜欢上它的名字——该是植物里一个绝情的女子,穿着黑色的风衣穿过飘着梧桐叶的空旷街道,一个人孤绝地生活,独活。冰冷的女子,坚硬的内心,她爱过,青枝绿叶红花灼灼地爱过,但是,此后不再爱了。抱着肩膀,抱紧姿态,独对西风残阳。

我想到了张爱玲,张爱玲是一个具有独活气质和独活勇气的女子。当年她与胡兰成分手时,她说:我想过,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,也不至寻短见,也不能够再爱别人,我将只是萎谢了。话尽凄凉。聪明如她,已经预见自己此后岁月将难再有采茶扑蝶一般的热闹了,红尘于她,便是一条幽深的暗道吧,那头凉风阵阵灌来,她孑然一人向萧瑟处走去。

事隔多年,张爱玲来到美国,在文艺营里结识了落魄作家赖雅,一个大她近30岁的老头,彼此相爱,但我总是疑心这爱里,最初是掺杂了太多奔走异乡时,于仓皇无着间抓住一根精神稻草所折射出来的落魄与可怜。这个嫁了男人的女人生活依然艰难,丈夫多病,需要钱治,于是她只好别夫奔赴于台湾和香港,挣钱养家,给丈夫治病。在那些奔走的长路上,她孤身一人,不知心里可揣着多少难言的辛酸。我想到中药独活,它性味辛、苦,微温,它可以祛风除湿,通痹止痛。春二三月,独活发芽长叶时人们采集其根,回来晾干切片;另一个采集时间是秋天,叶落果成时也挖其根,洗掉泥沙晾干制成药。张爱玲原也是这样的一棵植物,少年时父母离婚,人生最稚嫩无邪的时光里也是寡欢;中年以后,为了丈夫为了

老蒋六十多岁,妻子已经去世多年,有个女儿,十多年前嫁到了北方。他的女儿很孝顺,每年春节都会回来看他,要接他过去住,可是他不干,说北方冷,怕呆不住,憋得慌。我们熟了以后,有一次聊天,他告诉我,其实不是怕冷,而是怕白吃白住久了惹女婿白眼,打算再摆两年书摊,多攒点钱,把房子卖了,再去找女儿养老,这样也有底气。我呵呵一乐,深以为然。老蒋还是颇有经营头脑的,两室一厅的房子,他住一间,另一间租给了菜场里做包子的一对夫妻。

老蒋旧书摊上的书很杂,天文地理,人间世相什么都有。生意冷清的时候,他就端坐着,一本本翻着看。也许是奇闻怪谈看多了,也许是天性如此,老蒋特别能侃,常常一开口,就是滔滔不绝的好半天。邻居、小贩提起他都是以“侃爷”名之。有一段时间,公司无事可干,我赋闲在家,一天三餐都去面馆吃面,吃完面就去他的书摊上翻杂志。老蒋看见我也很高兴,有时候连生意也不招呼了,光顾着和我侃大山。

老蒋的“大山”主要分为两块。一块是他的陈年旧事,比如他年轻的时候是如何追女孩子、下乡时偷生产队长家的鸡、奋不顾身勇擒小偷等等。这样的故事,他侃起来还会摆摆手,笑呵呵地夹上一句“陈芝麻烂谷子,不说也罢”,眼睛里却是藏不住的

得意。另一块听起来就比较沉重了,他会联系自己的经历,郑重其事地和你谈历史,比如大跃进中的遍地饥荒、文革中的抄家等等,这一侃常令我有瞠目结舌之感,深为自己竟然是文科生而惭愧,这些沉痛的往事,老蒋说完也往往会长嘘一口气,沉默半晌。

有一回聊天,老蒋问我为什么没有考硕士。我大谈了一番文科就业不景气,不是做学问的料之类。老蒋看了我一眼,叹了一口气,说:你呀,就是年轻!不懂事!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光顾着玩,没读什么书了,摆个旧书摊,也算聊胜于无吧。紧接着他说了一个故事,他说战国之时,有个人周游列国,却搞得穷困不堪,回家以后饱受兄弟妻嫂奚落,于是愤而闭门头悬梁锥刺骨,苦读三年,终于名显当世。

这是战国苏秦的故事,我在《史记》里读到过。但我没有问老蒋究竟是不是。老蒋的言外之意我还是听得出来的:趁着年华正好,应该多读点书,出去见见世面。这一次聊天没多久,我辞职离开了小城,决定找个地方继续读书。到今天,有两年没见到老蒋了,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摆旧书摊,有没有攒够钱。我很有想念他了。毕竟,在那样一个城市的昏晃里,不是每一个人,都能够对你说一些意味深长的话,更何况,我们非亲非故。

家,为了人世间的那一点情爱与暖气,辛苦写作,频频遭遇退稿,饱受生活的煎熬。“人生,是在追求一种满足,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。”单从张爱玲的这句话里,我们已经掂出了她身苦心苦的分量来。是的,她身上的根根叶叶,是苦的,悠悠长长的苦,缠她一世,这个独活的女子。

独活,应是人世间极稀有又姿态极艳丽的奇女子吧,人世却以一副晚娘的心肠对她,于是,她们只有选择独自生存,无依无傍。

我于是找独活这种植物的图片来看,叶子疏朗,没心没肺朝阳光一层一层搭起绿檐来,只是生着一副细细长长的紫色的茎秆,忧郁的紫色,像含着怨气一般。还有一种软毛独活,怕冷似的,周身覆着一层短短细细的柔毛。它绿叶绿茎,开着白色的花朵,碎碎的一朵朵,像小蜜蜂凑成一群,展开翅膀搭成碗口大的白蓬子,撑开在夏秋的风日里。这就是独活!我惊了。太平常太普通了,我房子前的香樟树下,我日日散步的马路边,长在砖石泥土间,长在河沟边幽暗的草丛里,一株两株,一片两片,各自生长,各摇各的风。它们的身影不艳,不是我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张爱玲那样的植物,不是生在悬崖绝顶。

它近在咫尺,近在寻常烟火边,普通得像那些淹没于碌碌琐事的平民女子,无惊世的才华,也无足以乱世的容貌。它也许就是那个住在姐姐家隔壁的女子,丈夫已经不爱

她,也没离婚,却住回到娘家,像棵老青菜一样日日在工厂的白班与夜班之间来回炒,无油无水地炒,炒干了,炒黄了,偶尔招来叹息,更多时候被人遗忘。在灰尘飞扬的下午五点钟时的马路边,偶尔能看见一个清瘦的女子,穿着蓝色的工厂制服,黄着头发黄着脸,回去,赶到弟媳的锅里讨口饭吃。她多像一棵素淡的软毛独活,在晚风里独自摇曳。

独活其实是那些孤独而坚强地行走在生活边沿处的寻常女子,太多,太多,她们不适合拿来写进戏里,因为虽然太寂寞太辛苦,但是太卑微,人生的故事松散得凑不成一个完美的情节。

不管有没有气质,有没有勇气,总得活下去,这就是独活。

